罪惟錄

庸誤諸臣列傳總論

危亡之故，氣非誤也。我誤而彼爲偉矣。彼不偉，則吾可以不誤，嫌之也。而誤有天與人之不同。所付者無疵，入可偉，而天或拂然敗之，如專任諸葛而詐不長，全恃檢黜而兵忽變是也。事以不意，知勇坐踴，誠無如之何矣。若廷當事而入自敗之，則誠不宜以諉之天，其以矜大者勿論矣。至若闇於幾先，昧於物故，惊於人情，自知不佃，則奉身而退，俟能者爲之，受而不辭，以致機勢所過，始可以疑之，而可以爭之，獨可以撤之與，以小心以補之。嗟壬午甲

申之故乎建文中秉樞事與贊樞事者或極講誠正之學以為執常理可以應變而且自是黨是惡人之非心人主至陽非而陰是之已大見其非矣猶嫌而是之益不能非也於是奉行者竊而惑而鈍而鄙而近不戒一潰則雖志向上帝不聽罪也黨植中辨賊者始之剛粉飾希進督責繼之不諳攻守分昧於任使卒之入算蹈械而用誤之庸不能非之諂腐與誤相禦而大禍且成以身從之生平非不可柔而亂所自積蓄世有口不可罔也論者于誤事而死並有獲赦然則何以處不誤事而死者哉

庸誤諸臣傳

齊泰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發解應天、明年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以九年無過、得陪祀郊廟、賜今名、久之歷兵部尚書、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及諸圖籍、泰出手冊袖中、具悉盡、上大奇泰、是年閏五月、太祖崩、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遺詔諸王臨國中、勿奔喪、王國所在吏民聽朝廷節制、諸王故不悅、謂此齊尚書書于斷居矯皇考詔、間我也、時燕王入臨至淮安、泰請急出符勅歸國、王益恨泰、泰常使燕得厚餽歸、

上于朝、上以是倍信重、遂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諸王、有罪、稍除國、泰欲先燕、以王英武、志廣而氣剛、可借以警諸國、子澄不以爲然、於是逮周王橚、於雲南徙代王桂于邊、執齊王榑、囚之、湘王柏闔宮自焚、降岷王楩爲民、然後圖燕、王宮符下甚急、燕兵遂起、以清君側爲名、上方召諸學士、坐便殿、議行周官法、屢、閫外事一付泰、請大舉伐燕、進○臣○曰○未○可○也○泰、怒、拂袖起、意以名正言順、師與古法合、往必克、衆不能奪○時諸老將、惟耿炳文、郭英在、而炳文子尚主、最親、拜○炳文平燕大將軍、自遂東會兵五十萬、進征北平、遣諸王各出監軍、泰以谷王橞、漏師遁還、遼寧二王

近歲處為變，皆請召還，遼王汎海至，寧王竟不至，及炳文戰敗，乃使李景隆代之，泰極言其不可任，上以其門第勳腑至親，不遣之，師大敗，四年，北兵已逼淮泗，猶以燕直并心泰、子澄，謫二人官，而令景隆致書燕，請罷兵，燕王曰：紿我也，不聽，乃復召泰，未及還，而金川門失守，或傳上避去，泰遁之廣德，不及，欲往他郡起兵圖恢復，所乘馬白，為人所識，執送京師，不屈死之，籍九族，外親之親高濂等一十六戶皆戮，遠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稱尚書舖云，嘉靖中，知縣謝廷蕙為祠祀泰，尋祠五世孫克六歲兒後也，弘光初，追贈太保，謚節愍，

論曰先燕之計拙而况不先燕泰專指事占方黄韋所處不同乃無長策浪以全師盡驅為燕用即使先燕之未動何名以敗之燕即失封穴猶能惜諸王趙也廻車被劫輒共事泰豈能以取勝諸藩者而應之乎有靜持以俟其内釁大不幸劉燕而北帝也雖然主守用固莊理逆地寡無因而起特難雖誤不一泰首泰以撥而亡泰識者不得辭

張昺 謝貴

張昺、山西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才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元年、諸大臣言周代岷谷、相繼查發、罪簡精强有威望出彈歷諸藩、推昺、北平布政使、昺薦指揮僉事謝貴、陞北平都指揮使、並受密命、得先發後聞、僉事湯宗上書、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受王府金錢多、有異謀、詔逮瑛、謫廣西、下詔讓燕急、昺與貴、遂以在城七衛兵及屯田軍士、圍王城外墻、燕木柵、斷端禮門、燕王皇恐、稱疾不出、盛暑坐圍火中、猶寒顫、長史葛誠、報曰燕無病病偽也、昺不備、貴等乘馬、負、蓋、過王、門不、下、又數王守城卒、登城擐甲、執兵飛矢入

王城四面鼓噪王愈甚時有醉卒磨刀於市隣嫗問其故張目曰殺王府人適燕伏至京逮訊得賞坐名求王人王計先誅昺貴乃舉兵併盡縛所逮官械置庭中召昺貴入與之二人猶未敢進王促使者責昺貴急事二人恐違命而又以王果寢無大患入至端禮門爲伏兵所縛燕王擲杖起曰我何病爲羣華所迫耳昺不服死之昺機淺初至北平寄心腹于覲吏李友直使刺事府中友直輒先事洩昺謀以故敗昺死王擢友直北平參議渡江後族昺家遷程亨等五人上曰張昺之魂與鉄同殉直須爐冶引出生燒之坐戍邊者甚衆一子得亡去久之上屢夢昺被髮爲

屬令焚其屍而色如生洪熙中詔坐罪戍邊者冢籍一人餘悉縱還正德中知州馮如驥立祠祀之而謝貴山西平陽人洪武中歷河南都指揮僉事坐事當死上特宥之降河南衛指揮僉事弘光初追贈太子太保尚書諡節愍貴英山伯諡勇愍

論曰張昺才望鎮足矣謝貴則不才坐鎮足矣何耶即燕不能遽獲也受家命而使瞰察公言之乎圍王城攻乎堵乎王真病可不圍遽圍王城而不虞其偽病益憤矣史友直無淚燕奪戴右石而尚以為親信可知在廷之任罪責乃罪之任友直離邪正知而誤則一摠是初

知人非善任

耿炳文 子璿

耿炳文濠人父君用積功爲管軍總管戰死宜興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長興改爲長安州〻據太湖口遏周陸通廣德爲要害太祖立永興翼以炳文爲都元帥劉成李景元左右副之時有處士温祥卿者在幕通陰陽家言有智筭炳文往〻用其策周兵入寇皆敗走最後周李伯昇將兵十萬結九寨困長興炳文嬰城守破其攻具月餘常將軍往援大敗之斬首五千餘級移守江陰十年敵不敢越窺金陵一步及姑蘇下陞大都督府僉事從征中原拔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復從平山陝守長安餉運饋呂不絕

遂鎮陝西、大浚堰渠、興水利。洪武二年、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劵、十四年、從傅友德破西北黃河、復還陝西、移諭征南諸將、偵虜寇叛、討平之。歸第鳳陽、贈父君用為侯。時以逆黨獄差次功臣、炳文。附。徐。中。小。為。一等。總兵平兩番狀入。充征西將軍、剿蜀逆高福興。俘獲多。還鎮遼東、建文元年以征虜八將軍、率衆三十萬北征燕、壁真定、都督徐凱以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營鄭州、楊松以先鋒抵雄縣、不利、忠松皆被執、及告燕、炳文虛實、燕、張玉朱能等、遂逆擊炳文、大敗之、歲陣滹沱河東、復戰、大潰、副將駙馬李堅、都督寧忠、顧成、

指揮劉璟、俱被執、燕兵圍真定、兩日不下、去之、帝始有憂
色、召還、以李景隆代炳文、疏請專任、臣可保其無他、貽書
其子瓛、有罪撲跌、勉瓛努力。無負朝廷。燕師南下、炳文降、
永樂二年、左都御史陳瑛奏、劾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
玉帶僭用紅鞓、詔籍其家、炳文自縊死、子三、璿尚江都公主、
為駙馬都尉、勇略、文北征時、勸。直。搗。北。平。已聞璟敗、悒悒
對公主泣。燕兵入。杜。門。稱。疾。坐。罪。死。公主仍降郡主、亦以
憂卒。瓛後軍都督僉事、瑄散騎舍人、權尚寶司卿、北兵起、瓛
與江淮侯吳高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
關、已而高被間奪兵、瓛數請文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

二人先後。亦皆獲罪死。而君用有兄君美。積戰功。子瓛。死獻。瑞弟忠。亦皆偉伐。一門開國功。溫祥卿。後以兵部尚書調外。弘光中。李侍御清。請原姑文。謚武愍。贈興國公。詔可之。

論曰。將將未易言也。淮陰不冣多。長興何人。乃以三十萬前驅矛。初還閩。利守。呼吸近。時已都榮。氣衰。有郢兩專征。罰福興。積勢警之。不待戰也。閻書初下。尚留宜謝退。即乃延得如溫祥卿者。稍集成算。及鄭忠等呼吸不即如令。多多適自累哉。李清謂見其跖子手札。有悃辭。夫。其。中。誠。不。與。李。心。誑。一。轉。也。

宋忠楊松潘忠

宋忠、洪武中錦衣衛指揮使、有百戶論死、非其罪、忠為疏救、御史并劾之、上曰、忠率直無隱、為人請命、何罪、久之坐事、謫鳳陽中衛、以參將從征南前將軍楊文討西番、凱旋、復官錦衣、建文初、敕忠以都督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又以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關、與忠相犄角、時張昺謝貴葛誠內應不成、燕兵起、忠進次居庸關、遣都督俞瑱退保居庸、忠承制、令瑱守關、而以兵駐懷來、不進、燕兵既走瑱居庸、計忠寄擁重兵懷來、必復爭居庸、遂乘其未至、先擊之、諸將以衆寡不

敵、請死闘而死。王曰、此非爾等所知。遂統精兵八千、奉甲倍道、趨懷來、忠兵倒戈走、忠死之。弘光初、追贈壽昌伯、諡壯愍。

楊松、潘忠、俱都指揮使、建文中、大將軍耿炳文帥兵三十萬北禦、駐真定、遣松爲先鋒、而都督徐凱壁十萬于河間、潘忠屯鄭州、松率驍勇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爲繼。燕王夜半、乘其不備、擊之。黎明城破、松率麾下南走。時忠兵尚未至。燕王曰、吾伏兵月漾橋、伺忠、機可得志也。忠果至、伏兵起橋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腹背夾擊、遂虜忠、并獲松、鄭州兵馬盡沒、松忠皆死。

論曰廟算既不精而總兵者漫闇不解事于是以年与敵未己也人以將与敵然則將之不為敵所斃敵死焉足録矣宋都督楊濬二兄鋒是也當時鋒頗明析燕京而南莫甚雄縣之役自是滄州之戰死事如都督徐凱陳暉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傑德州之戰千戶程琳滹沱河之戰指揮鄧戩陳鵬真定之圍都督寧忠都指揮劉燧朱榮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指揮滕聚定州之戰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詹忠淒米水則指揮賈榮耿秉何則指揮詹璟耿汶上則都指揮薛鵬淝河之戰則胡將都指揮林貼木兒胡騎將哈三

帖木兒、婁兒里、淮河之戰、既守將丁良、朱彬、灵璧之戰、則都指揮孫成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皆手燕事不成、諸人豈非廟祀世享祿後世無斁也哉藉事成而諸人不廟祀世享然則榮後世仍無斁也我而成燕業以廟祀世享者之何如矣

袁應泰 子楷 姚居秀 朱萬良

袁應泰、字大來、陝西鳳翔人、萬曆戊戌進士、知臨漳縣、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移知河內、穿大行山為道、引沁水遇之、凡析成二十五堰、灌田數萬頃、居民利之、擢都水主事、歷兵備淮徐、設法賑飢、按察河南、會遼撫熊廷弼、以人言求去、擢應泰右僉都御史填之、晉兵部右侍郎、為經略、甫出關、誓諸神願以身存亡遼、廷議收降夷、飲食之、與官兵雜居瀋陽、東樂天啓二年、瀋陽破、大將尤世功死之、而川土帥徐邦屏、李秉誠、周世祿等、迎戰於竹載橋、敗沒應泰駐遼陽、禦戰南門、頗捷、鎮將朱萬良陷陣死、忽訛傳

東師已入城、監軍高出外離曜等、縋城走、將士無闕志、會城炮火及射、軍益亂、文武官走且盡、應泰提劍巡城、知事不可爲○肅衣冠○望闕再拜○遺表○臣力竭○果與遼俱亡矣○佩劍印自縊○死○妻兄子姚居秀、從○死○僕唐世明、撫屍大哭○縱火焚樓○躍○入○死○時因難張銓、何廷魁、崔儒秀、皆濟贈恤、獨不及應泰父之、追贈兵部尚書、子祭葬、蔭一子、子楷、茂、林、天啟己丑進士、歷官按察副使、寨居平已、閩賊破鳳翔、不○屈○見○殺、

綺曰、大來之才○豈克辦危疆○即不能力請是罔、戴罪自瑣○亦○宜○做其○城守○故○轍、百○計○衛○纓、令○不○行○而○況○傳○作○圖○

風無業人心風鶴而訛傳作且降巢雜屯東鄉大非計不內恃而恃不可知致使張銓、何廷魁、崔儒秀三將無所屬而但以節烈見則使人扼腕而傷楚罔之去鎮也子楷之死光非父應泰

張鶴鳴 弟鶴騰

張鶴鳴、字鳳皐、河南穎州人、萬曆丙辰進士、以歷城能、歷陝西右參政、四十二年以禦鹵功、加右布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貴州苗种叛、初巡撫吳桂芳、討定之、久之復叛、殺指揮楊可久等、焚堡、薄擾會城告急、鶴鳴曰、是不可不勦。兵以間出、斬其酋阿四。阿四者、初殺可久者也。三山平。時紅苗勢張甚、攻平茶、鹵土官母、掘石耶故土官墓、僇其屍、二司雖隸蜀、近黔、鶴鳴、檄之。以土司酋陽為盟主。總兵鄧鎮領之。兩楚蜀撫臣、壁境上、二司深入、戰大小五、沖潰、苗乘勝攻番播中衛、大焚掠、安氏堯臣亦縱所部行

剿、諸土司多叛從之、苗酋班勝、龍樊茨堡諸處、進圍平壩六衛震動、鶴鳴授討指揮黃運清、夜啣枚、襲其巢、擒龍勝斬之。復與參政楊崇年、都司李上林、來勝破寨十餘。久之、復集漢土兵萬七千餘人、先攻蒙昌蒙丘大巢。破險囤數十。賊走洪邊、追夾擊之、後克險囤數十。擒其酋悉八十餘人。進薄大小箐。燒寨八。盡燬居舍。斬首復數百級。未幾、小江苗二千餘、圍施秉、令都司馬如錦擣平之。洪邊大定。廣順亦降。貓定番賊、據拐平堡不下、鶴鳴親出定番一鼓下之。斬剿賊王三猜三等及其黨、六千餘級。撫歸農者萬人。四十六年、紅苗復圍施秉、出攻總場、帯利巴團皆陷、鶴鳴

以楚蜀不相協耳、上言乘此機便、費餉五萬、可收全功、功一旦棄之。恐終無勳兩江之期矣。遷兵部右侍郎、四十七年、水西與蘭酋爭地相攻、鶴鳴頗庇水西、坐訐、不問、以兵部右侍郎告歸、天啓元年、遼瀋連敗沒、而毛文龍有鎮江之捷、鶴鳴以茵功、起兵部尚書、蔭一子錦衣世千戶、鶴鳴欲倚文龍辦東事、經。略。熊。廷。弼獨。不。可。時廟議梁之垣往使朝鮮、兼制登萊、鶴鳴以降夷不可信。勿遣、議不合、求去不許、已而廷弼與撫臣王化貞爭戰守、鶴鳴右化貞、未幾廣寧危迫、鶴鳴既報情事、謂經略不肯出關、徒欲踐其言爲左券、於是廷議經撫去留、鶴鳴曰經撫不和、必誤遼事、意

請專任化貞方身出視師而廣寧敗閉至御史江秉謙疏劾鶴鳴力主戰聽化貞而困廷弼于右也以至於敗宜服上刑于是臺省周朝瑞劉弘化惠世揚熊德陽蕭基侯震暘交章論鶴鳴罪上切責言者鶴鳴在閣綢繆所論失事將吏多歸罪廷弼而寬化貞廷議逮鶴鳴又捕治杜茂以爲佟卜年使爲東諜請併逮治卜年及劉一燝且言一燝舉金閣臣一燝爲廷弼經營以敗廣寧之事次一燝刑部獄久不具上怒奪尚書王紀官茂一獄死而卜年流三千里先臣言鶴鳴者益多謝病歸拾遺不聽復起南工部尚書時默職未平逆魏大言 非鶴鳴不辨以兵部

尚書總督五省、兼撫貴州、鶴鳴移檄、招賊安邦彥、邦彥為嫚語詬鶴鳴、亦歷數其為撫時諸受賂狀、鶴鳴怒、乃始議剿、渠禎秘、敗賊海子峒、擊卻龍虎場、大戰陸廣河、先後斬首數千級、水外苗仲、遂畏服不敢動、四土府傾心、給事中瞿式耜、劾鶴鳴陰通忠賢、藉其與援、得免廣寧之罰、乃復夤緣復起、急宜褫斥、言官萬鵬、胡永順、復交論之、會報陸廣之捷不聞、加太子太師、久之、給官銜去、七年、賊陷穎州、鶴鳴與其弟參政鶴騰、皆遇害、詔復原官、

論曰、鶴鳴西南之顯料賊得當、此中處直行其意、無瞻顧也、及論遼事、意必曲安化貫、以制逆獄、其措深患、是

彌甚於東遷矣。諸不甚誤而謬誤以諸不誤不足救。則諸不誤亦不足贖。化貞誤信文龍。鶴鳴矯信化貞以于搔。而誤益甚。非魏達庇鶴鳴伏法。廷弼存秉事以戰不足以守有餘矣。而論者以比廷弼于趙彥朱燮元。豈其倫哉。

楊鶴　子嗣昌

楊鶴、字、、湖廣常德人、登萬曆末年進士、歷都御史、出陝西三邊總督、崇禎初、陝西盜王貳起、所部上賊居多、二年騎賊至七八千人、撫臣胡廷宴、與延綏撫臣岳和聲各諱盜、至委養禍、乃是邊賊王子順等、內圍韓城、鶴與延撫劉廣生擊賊之。子順走合州谷首賊王嘉胤、掠延安慶陽城堡俱陷、鶴主撫、不以聞、納廣生持牌四出招賊、所欺但不焚殺、而深掠、不絕、於是所在競樂爲賊、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其勢日熾。邊賊以土盜爲伺導。土盜以邊賊爲羽翼。兼以荒旱頻仍。饑民。影。附。流。賊。以。得。食。當事

以不練之兵，戮之不克，徒以數餓民貢賞，而所撫者無從餉之徵，聽之掠，不問。今斗粟金三鐶，遣營弁餉，且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保其子，況官之于民耶？且營兵曠伍，半役於司道，半折於武弁，所餘老弱幾何，何以當賊？四年賊圍慶陽，鶴在鄉乾，不即援，已而反賊孫繼業等降，無所安置，但令跌誓而去，更給之牒。得牒者去，可，更反設出，牒免有盜神一點者，降於鶴，鶴責數其罪，以其所挾戰騎凡仁上聞，修請犒濟，省臣劾鶴恇怯玩愒，鶴疏引咎辱，又款賊滿天星，散其黨萬二千人，未殺其魁，從皆叛去，賊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列三營于太平原，鶴與總兵　承恩

擊賊之、上天龍等以二千人降、科臣奏撫賊欺飾之弊、逮鶴刑部獄論死、子嗣昌、以進士歷官至巡撫都御史、表請代父死。詔鶴戍。戍嗣昌入為兵部尚書、崇禎十四年、以才薦治賊、奪情、為東林所指、自詞臣黄道周、劾其墨縗不任、于衰劉同升趙士春范景文成等、交口不置、同時盧象昇亦奪情行間道阻、等不聞也、上惡黨同、矯、必用之、以其言勇、加詠、海內怨望、上仿古景逵之傳、且御製詩歌送之、嗣昌負昧黜。可五官並訥。揺賊多有勝績。忍三王一時並見害、知必無律、引帝盡。

論曰、職貽于楊。亦盡于楊。前則恇怯。國爲安。眷殺

是也淺則增踰欲惡因而長亂養致在一家長亂滿
中原矣按鶴乞死謝表有云臣既負國臣子不勝任
惡無以臣王嗟楊家父子自獨無讓哉雖然鶴與嗣
[illegible]昌生不凡是奇誤也夫既誤雖奇亦奇々而誤々
小々之奇而誤於衛誤大

陳奇瑜

陳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萬曆中進士。歷巡撫延綏。崇禎六年、秦冦既盡入晉、而賊首鑽天哨、開山斧、獨據延水關、負固不服、奇瑜陽傳總制檄、會師出不意、掩之、斬首千六百級。焚其巢。二賊伏誅。復分兵擊賊一座城、斬之。延水盡悉平。詔進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視賊所向。隨方勦撫。奇瑜從撫治鄖陽盧象昇、合數省之兵、併力於楚、楚中賊盡西奔漢中、七年、復合勦竹山溪寇、賊斬數十。奇瑜意主撫、偶賊數十人、偽稱撫檄、砍入鳳翔西門、官軍誘殺之、奇瑜奏、撓撫、下寶雞知縣李嘉彥、鳳翔

鄉紳五十人于獄，而請賊罷漢中者凡數萬人。川兵扼巴西諸險，賊不得前，連雨四十日，馬乏芻多斃，弓矢濕脫膠不任用，賊衆大困于車廂峽，亂乞降奇瑜。奇瑜喜受之，檄所過郡縣善為之治糧。既過雲棧，賊驕不受制，起盡殺監護官五十餘員，闖入鳳翔，掠隴州，副將賈人龍、張天禮為所敗。一路殘居民，羅市逃去，或從賊攻陷麟遊、永昌諸邑，勢益熾，復攻隴州城，四十餘日，督師洪承疇檄總兵左光先赴援。與人龍挾擊，大敗之。論者始追恨奇瑜主撫之失。巡按御史傅永淳論奏奇瑜，謂專主招降，為盜所紿，盡縱諸，以致一發不可復收，勦撫兩拙。奇瑜乃請各撫鎮分地

責成、意頗卸罪、上初許之、後知其謁、削職、聽勘、

諭曰、不窮而求欵。不可信也。窮而求欵。可信。須。防。其。或。狡。有。不窮。之。一。刻。必有以善其欵後。翻欵。乎。疑。伺。隙。俾。一蘇。而。終。在。壽。穀。中。則。指南。之之。所。施。及。矣。車輛之故從教之為賊也。

熊文燦

熊文燦字　貴州盧溪人。寄蘄水無子。有滇吾通蕃奚兒。歸。名文燦。令讀書。成進士。崇禎元年。以都御史巡撫福建。招降弄海泉州鄭芝龍。詔與游擊銜立功自贖。已芝龍奉檄擊夷同盜劉香老於小埕。朝廷以爲功。晉文燦總督兩廣。時香老連犯長樂海豐。詭云願撫。邀緩兵。文燦信之。令道臣洪雲蒸康承祖參將夏之令張一傑等。往謝道山受降。香老執之。逆拒。文燦護過道將。上曰。賊渠受撫。自當親其輸誠。安得登舟降體。督臣節制何在。令文燦戴罪勦盜。明年。芝龍合粵兵。敗香老於田尾遠洋。香老自救。降其

衆千餘人。詔以文燦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理直隸山陝川湖軍務，督勦流賊，文燦與桓臣楊嗣昌謀大舉兵，請加賦，海內積怨，文燦撰遣兵奉限合勦，次襄陽，遣副將龍在田，邀擊革里眼、射塌天于双溝，大破之。左回四等奔棗陽，追兆斬首六千餘級。奪其牛馬騾萬頭。十一年，曹操等九營獨保險內淅山中，文燦檄總兵左良玉、陳洪範進兵淅川，意主招致。閏月總督洪承疇等以勤王之師出潼關，聲振，曹操懼，率九營從鄖陽渡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繼政乞撫，繼政言文燦，文燦止軍，上書赦其罪，大餉諸營頭目，請曹操游擊將軍，曹操、圍、謝

不受且曰不敢靡朝廷一錢願耕此自食文燦信之輒許
房竹百姓分居互耕群賊相保不敢時獻忠亦受款穀城
曹操與潜通熊撫戴東旻為文燦危之告文燦宜以理臣
各鎮現在兵馬而令督臣調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剿渠
魁授首脅從宥散文燦不聽以為撓撫議嗣昌遂請罪免
東旻以王鰲永代之已而總兵左良玉遣降將劉國能往
招射天塌降其眾四十人文燦署國能為守備六月獻忠
先反穀城曹操九營亦起應之良玉疾躡大敗於房縣上
聞之大恨詔文燦革任仍視事尋論死西市而嗣昌以閣
部出督師文燦子曰會初走依鄭氏潜求辦

諭曰、盜有源。以飢起、盜益。擾民。無耕。地、民盡走。盜。無耕人、故。飢無已。時盜亦無已。時、諸流与負固賊不同。誤以為至誠可感。失之甚也。間以兵威就撫、必有法盡其黨訊。即吾與以名。即使束縛。陽尊之。實系之。然後可以竟撫之一字。彼曰不離朝廷一綫。雖不悉心。虞其後矣。文爍之計。偉驕兕狒啼。能包其帶啼狄。与楊鎬王仁貢袁崇煥奇怨之志無疏。而略不足。却喜任事。時奉命諸將有上疏、不便直書賊某王、如諱母王渾天王之稱約軍中、皆改王為亡、文章偶戰順天王獲捷、亦食嗇順天亡奏去、始悟三字不便、為言官所摘、鳴咲、順天亡識矣。夫。

罪惟錄列傳卷二十六

方外列傳總論

西番以僧為治。因俗得封。不。治。之。治。也。職官猶存二氏。其猶神道設教之微意焉。然國初立法甚嚴。不。以。皇。覺。寺。故。有。恕。詞。季仕魯之死于諫。扶道加洪武二十四年。礼部奉勅。定僧教三。為禪。為講。為瑜珈。道教二。為正一。為全真。時天下寺觀。府州縣許各存其一。府額毋四十人。州縣次減。曰毋與民溷處。毋增減譯定佛藏道藏。毋拜奏青詞。毋私造符籙。毋妄結善友。毋增主菴堂。毋奔走。搆有司。號騙民財。毋親故容隱。毋許白蓮靈保大居。妄聚名色。

俱擬罪有差。年二十以下者、有司類開、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給與度牒、否杖為民、民罪戍為僧者連、父母永樂中、軍民僧奴、擅剃髮為僧者、發山陵做工、工畢留為民種田、畜龍、收馬等、擅自外僧、亦發為工、如僧奴。宣德中、凡關津遇有剃髮者、輒捕送原籍、罪如律、天順中、矯景泰之弊、定十年一度、違者戍之、成化中、嘗禁遊方無籍之輩、弘治中、詔僕入習學者教者、悉發原籍當差、冒作者入者戍、傾歷朝之溺於二氏、憲廟、世廟為更甚、僧繼曉以傳陸獲寵、近倖、旋其母媼、孝行、賜如、費金寶無算、陶仲文以青詞加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大學士、俸祿、子尚寶次、列五等、先

於濁亂。況溺累及搢紳。且撓國是。蓋祖訓所違。寔始姚少師。國初僧而就儒官。輒廢其教。屣孝頂僧帽。趨朝協謀。宣力文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則仲文之封所自來也。明之季。得庇諸郡。義然則如來之說。國初以之無其君父。而今也以之有其君父。非是傳錄其殊異者。以見此教之不可概削。而若女尉只宜盡革。國初例年未四十者不許出家。是猶與之以法門也。而或以遂其貞。至於濫觴。賊佚殊甚。乃或女冐開堂。而寔恣其違僻者。江以南往往有之。釀之國計之靡耗於二氏者。豈無乖。成化時使已冊度[illegible]餘萬。歲發以來。約畧二百六十餘萬。而軍民壯丁隱其中。

土木金碧。袞費不貲。至于寺田。公賜私買外）盡逃賦役。大至厲民。而況不恤。而慶者。不勝數也。即以湖廣大者言之。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共攬二萬三千四百餘斤、共香一萬三千八百餘斤、俱令襄陽府支税折收給之、則合計內建和靡餉幾何也。而況尖良者上之不待斂朴者乎。

方外傳

宗泐　來復

宗泐、字季潭、淛江臨安人、始生坐即跏趺。人異之。八歲從全悟學經藏。過目成誦。自是泛入秘笈。兼通古文詞。與僧來復齊名。歷遊宛陵、悅涇川水西之勝、止焉。洪武四年十二月、徵高僧十八人、蔣山太平興國寺、建廣薦法會、明年正月、上服皮弁搢玉圭、禮佛前後各再拜、三獻、請擬時泐首應詔。主天界寺、讀道衍京口詩。知其有遠略。俾使西域歸。帝心善之、已泐宣法於徑山禪寺。上就聽。受卜尼戒于天竺法師慧日。命泐與吳印咸蓄髮將授之官。泐獨不

奉命後諭入胡黨獄戍押往鳳陽畏虎既而赦之遂終於江浦之石洞

來復字見心江西豐城人徵會鍾山教部精察蕪通詩文一日召見賜膳上詩稱謝有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誦唐虞之句上大怒即殊字不歹朕耶朕德不唐虞也無安得誦之立誅復

論曰道衍從龍宗泐畏席出處不同矣即蓄髮來復吟詩出死不同總是禪悅

求除一切道成

求除、姑蘇施氏子、刺血、書華嚴法華二經、筆端出舍利有光。洪武二十五年、大度僧、就試三千餘人、悉不習內典、上欲盡付法、求除願焚身為諸僧請命、許之。至雨花臺、望闕再拜。入龕、底積書偈。取辦香書風調雨順四字、語內臣曰煩為奏上。遇旱以此祈雨。雨應。束炬自焚、烟焰凌空。異香襲人。群鶴飛翔。火餘龕頂、獻舍利無算。上乃悉宥三千餘人罪。悉度之。他日大旱、迎求除香至天禧寺。禱雨。雨、衆知。日至上曰此求除雨也。為御製誄冕詩。

一初名純、住持天禧寺、太祖嘗詣寺、問出家不了得何罪

答曰永隆阿寶。出何與、曰承大藏其卷其蔡。撿視之、果然、太祖猶以爲親剃、他日中使督僧寺。一袖其茶飲。上聞之曰、結交內侍。國典也。付法吏。臨刑。白。乳。湧。出。上大息。命著莊之。

道成、姓趙氏、宋重當齋、爲山東青州僧綱。洪武中朝覲、上留之、住天界寺西庵、他日駕幸天界、道成與衆迎、上悅、若有見雲如繖覆之者。曰偉哉。吾以汝爲善世。道成以不知吉祥。上曰欲爾恭講矣、嘗奉使至日本、諭中見一金甲神現雲端。曰毘沙大王來護法。道成曰吾有何能。從勞尊神。神。曰師前世辟支佛也。今風波險。後。道成曰便往返勤。營奉

為天界寺迎歲神。冥還隱去。言訖不見。及辭、又現形菩世輪。遂奏立天王殿奉之。

論曰、永隆香作雨。不止活三千人也。一袖句亂。道成金甲。何用志異為。

梵琦 曇噩 寶金 元應 大康 清遠 本嵩

梵琦、字楚石、一字曇耀、渊江象山人、姓朱氏、元末剃度入京、聞西樓鼓聲。汗如雨下。因作偈曰、拈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洪武元年、名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寺、作無遮之會、梵琦館天界寺、與其道侶授經論成書且入奏、忽示微偈而化。入火燼牙舌根數珠不壞。有六會語行世、時預無遮者、爲端龍曇噩、徑山智度、吳中大祐、竹菴清遠、聖屋元靜、五臺寶金、開元大康、圓辯智欣、

曇噩字無夢、渊江慈谿人、俗王氏、開山渊之瑞龍院、日唯一飯終夜跏坐。既應召還山、入滅、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

面。要得。分明。泓。總。後看。翰林學士張蕭曰、聖師儀觀偉而
重。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一人而已。
寶金者、姓石、乾州永嘉縣之名胄、遊憩峩眉山、誓不粒食。
秣咲松柏。脇不沾蓆三年。有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
大樹下。溪澗驟溢不去。坐水中七月。如平時。一日聽伐木
聲。通身汗下如雨。歎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
我哉。海真禪師曰、昔無用和尚、有云無用當出三虎一彪。
彪非爾耶。無用名守貴、蓋寶金師云先是寶金在衆中、見
一山秀麗、坐諸佛五十三、菩薩、金碧絢爛、語寶金此五臺
山秘魔巖也。汝前身脩道。靈骨猶存。爾何忘之。既寤、遂遊

五臺、遊逸跡若女子。身披五彩服衣。赤足。一黑裘伏。賈金閒子何之、曰入山、入山何為、曰一切不為。良久乃試。叩同行者、皆不見、或謂文殊化身云。餘皆通達不滯、又應无著凡順帝召居宣州敬亭山、太祖起兵時過之、趺坐不起、觀以兵、曰汝知有殺人將軍乎。歎應曰亦知有不怖死和尚乎。上異而謝之。

文康者、住持開善寺、常著花盃之歌、以示諫諍、各對鍾山、上和歌以賜之、

清遠者、南昌魏氏子、善文章、多聞見、元末避地匡廬、悍兵劫之、閉目呵叱、曰浮屠何有。兵拔劍欲殺之。引頸就劍。兵

歎息去、

本善鳳陽人、俗姓吳氏、從源明和尚受無字公案。鋼關中不眠不坐。晝夜經行。一朝聞鐘聲。大悟。示衆云、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

論曰、蔣山無避坐上。尚有留堂、行中、仁公等、係楚琦所薦。蓋。一。大。記。悟。壇。場。也、文康多歌、本善無字、而應元清遠咸不怖死、諸公孰是孰非。

祖鐙 信懷

祖鐙、字無盡、族姓王、湖江寧波人、生元末、幼時見父好誦寫華嚴經。五色舍利見筆端。歎曰、般若之驗、一至斯耶。因求出家、受法於日溪泳公、日溪升堂、祖鐙投五體地、求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著。却來。再問。祖鐙應聲曰、生死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祖鐙遽禮拜、日溪曰、見何道理、乃便作禮、祖鐙曰、開。口。即。錯。歸隱上雲峯、菴外虎狼蛇豕交跡、盡馴伏之。不出山者五十載。時有懷信者、字孚中、俗姓吳、浙江奉化人、元末住持龍翔寺、太祖起兵幸寺聽說法稱善、改龍翔為大天界寺、居之、忽一日、太祖

駐兵江陰、晝寢、夢懷信來別曰、且將西歸、則此日懷信采

殺也。太祖為慟哀。

論曰、好議不離俗。寫華嚴、五色舍利見、與永隆華讚同。異開口即錯。經胡為者。是儒者無言之解。寶金一切不為、是儒者無為無事之解。今善金屑衣珠、是儒者文莫猶人之解。永隆請命、墨畫分明、梵琦開款、是儒者朝聞之解。學務体不及用、理則一耳。而繼使夢如其生、生死朝夕並現。故大儒往往本之靜業。

溥洽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族陸氏，洪武中，召為僧錄司右講經，主天禧，陞左善世，燕王立，有任覺義者忌之，乃言靖難兵起時，溥洽為讓皇設藥師燈懺，詛不敬，金川門開，又為讓皇薙髮，方黃黨也，溥洽恬然不辯，詔囚之十年，姚榮靖疾革，勸上釋之，復為右善世，宣德元年，圓寂報恩寺。

論曰，帝遜荒不果，安得薙髮事，即果遜荒，此何時，乃護從容傳呼天禧右善世，且薙髮何必僧為之，乃溥洽也，且溥洽果預方黃黨，自應不免，何俟十年，挨榮靖入寂時，所懇乃是，季潭係舊道侶故，以靖難首勳而寬假遜

國。亦似非情。

昌海依菴　智中　覺異

昌海、山西太原人、於徹半藏禪師深契、與洪蓮、義金、鐵道、人呼為海會蓮。隱崛圍山、刺血書五大部經。一百十三卷。較正華嚴合論、五臺清涼傳。本宗二百門。皆是手書。永樂中、召入修大藏經、授太原府都綱、特有香落、字東白、長洲官族、甫能言。即通佛典。主上海延慶寺、為副都綱、名纂修永樂大典、預修大藏經、常曰。東魯孔道、西竺見性、並合倫常。

智中者、彭縣人、代月光禪師、為都綱杞溪、時番聚叛服不常、智中撫化莫不投伏。天順中、累封國師、在選四十餘年、

化行功著。成化中召歸、差彌陀寺

覺曇、南直嘉定人、祝髮崇明慈濟寺、言未來事頗驗。或臥于欄。則有見其行市中。成化五年五月五日趺。化月餘。面如。生、肢。体。温。軟、身。久。不。壞、爍。若。空。衣。

論曰、刺血書經。亦。是。救。生、當。作。如。解、智中禪而儒治。頗近。而覺曇略似道紀趺化不壞。或亦有之。乃卧欄而行市中和嗜、邪術知。

惺吉堅茂 號月光稱師曰尨顏禪伯

惺吉堅茂、西僧也、南京鷄鳴山。在六朝時、為北邙之地。明興大都城包之、太祖建功臣廟其上。又創鷄鳴寺、以為祀神演法之所、立國子監鎮壓之、舊時餘冤滯魄、往上結為黑氣。々觸人輙昏仆。太祖異之、服儒服幸廣業堂、妖氣寂。駕回復作。乃迎西番、有道行僧、而惺吉堅茂、與七僧俱來、結壇、忽感天雨寶花之異。壇場上下。黑氣充塞。開合激聚。如來就食。供事人從。氣翳其身。惟露頂額。如此者七晝夜始滅。是後不復為恠。又西僧曰尨須禪伯、永樂五年四月望月、上與禪伯往靈谷寺、觀向日塔影、則默禱曰、佛果鑒

朕誠則示塔影一累塔影成已又嘿祝天下太平民物豊

年更示塔影一則見塔影二剎那之頃三塔畢現其色始

如黃金在鑛含輝未露俄若躍冶精光熠熚少焉如泥金

布練亮世紛敷若流若現綺窓彩纓黝墨丹碧爍然星露

至暮有五色圓光光中見二佛像及如來大寶法王西天

大善自在佛像已而復見寶公像祖萬壽斯先期復祝

之則塔影更見或焰壁或映地其孫七影或黃或青流丹

炫紫至於鈴索振搖寶輪層疊靈元鱗鱗欄櫳縱橫玲瓏

球透一一可數人行走舞蹈深淺服色及鳥雀銜過樹動

花飛悉見光中次日天花遍下大者如杯小者如錢東西

兩廡又見塔影十變化萬狀不可殫述塔心復見塔影二
塔殿上所製七注九異香芬馥充達近遠至暮留僧居寺
觀之、明日師報塔影第一層見如來自在佛像三羅漢像
六第二層觀音大士像一左右菩薩像四有圓光五色霞
塔上寶蓋垂蔭瓔珞嚴飾上大悅、曰物影一而已塔見多
影佛道王法于斯為勝命圖與師使歸而書之國人又西
僧迴光祥師永樂初曾來迴光寺演法武宗南巡駕幸寺
中、忽有僧從寺出與上談道、圓對不罷、其偈曰、可惜幽虛
青蓮地不見迴光舊主人書竟俄失所在上悟曰、此迴光
禪師也、命兩僧繙印度真文、以識其事、

論曰。凡西僧所為皆術也。若以心性則無幻。中土亦可學而至。既以術加見。則胡不令中土亦為之。而殊絕不聞也。誠不可僥。所云識而顯如是乎。又斂的達。亦胡僧皆武中朝闕下焉之所。踐地漂金蓮。上異之。出宮人為之濯除。上偶然坐。心動。欲除釋氏教。識而斂的達。求西聖。入之。胡僧不可解。譯者代對。問陛下。且識其教。孰知。云思郎。上驚。疑遠之。探奈而親見。來復早能隨口預測吉凶神聽。不必舉手知也。故曰此心術也。蓋亦四藏術者歟

占國師

占國師正德中稱法王、供養慶壽寺、以事至湖廣、一夕還。敎異之、問不事舟車。騎龍來也。衆懇觀龍、占曰勿怖。出一細樣葫蘆。去其塞。承以小盂。貯水。傾出有虫如線。浮遊水面。噀水吐之。漸長至數尺。蛇蜒負擔。俄數丈。雲霧然合。雷雨大作。衆駭愕。須臾吐龍歸。漸小復入葫蘆。

論曰、暈頭陀馴虎。占國師豢龍乎。史載豢龍、又云擾龍、其術不傳。料非實歟。如此法。豈冊記所存。恍惚乎。青溪暇筆載一西域僧來、態回回、奇不飲食、曰喫素、果數枚而已、約六十餘歲、閉客日、龕中教目、餘不聞聲咳、但刊稻、

瑞書之。人叩其術。則勸人少思少食少睡之字。

行果

行果、僧也、云自海上來、能咒人使愈病。劉郎中景寅、吳員外鼎、咸家居、就教行果、受辟穀運氣法、屏人扃室、一依子守之、久劉忽瞑眩。行果曰、此將遊神、遊而還。可以昇矣。又久若有物舟、自口脫于几。爲么人。長不滿指。盤辟而歌。纖如蠅聲。劉問何爲、行果曰、君之元神也。依子駭蘇。么人亡知。劉遂僵仆。移時甦。叩之若寐語、不憶矣。遂得悸病、三月卒、吳亦瞑眩。如刻、忽大呼諸仙至矣。躍起。若肅容狀。吳素跛。旋周折如故。既而家中百怪朋作。犬登灶而嘷。嬰兒每夜換若梳櫛而啼。吳乃罵行果、係賊任氏。劉其二稚吾

行跡帝教汝。行果狼冤西門去。乃詢有里內。果有任家兩兒死。久吳亦病悸半年愈。或曰此、即、移、生、法。

論曰、運氣內視、常謨失心執心太墜之故也。與移生何與。以祖之病、又是一法。

德琛彙頭陀白雲和尚

德琛、俗姓杜、唐拾遺甫之後也、僧嵩山、博通內外典、僧歷永樂初、西番一僧來、自跨滄海、可為王者師、上佛、念中國溥大、學出番下、或言上、德琛奉詔承設兩高几對辯。詔諸山名僧咸來觀。二萬人。西番口懸河、貫穿經史、如桶、琛應對頰訥。衆怯之。有頃忽問西僧歸斗何義。西僧費擬識。琛乃大聲訓解、偈大藏。撰偈書。歷示以字學之義。曰此而不知。何用僧為。西僧嘶。下几謝服辯去。上喜、即日授左善世、為作室鷄鳴山居德琛、年五十七、說偈示寂、詔起塔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三、嗟。乎。拾。遺。數。十。世。後。其。餘。教。猶。能。拄。當。

鼻頭陀、住寶香山、龐眉跌坐一叢下、仁宗為太子時、監國南京、出獵、逐二虎、一虎負叢、僧以衣覆而撫之、如馴犬、左右張弧矢射之、僧笑不顧、監國驚異、問何僧、曰鼻頭陀也、已曰、大人福薄、何不隨吾出家、監國不應、乙建興善寺居之、不久辭去、不知何之。

白雲和尚、棲禪蜀中、頗能先知、永樂中、尚書胡濙奉命遍訪張三丰不遇、至蜀、見白雲、塵貌無甚異、面肌理若女壯、濙行台、雲出素帛一端、曰、好識之、別、濙行、濟此則去數程、皇后喪詔至、始悟白雲之為濙數耶也、以聞、召至京、廷臣無不禮之、獨歐陽主事者、出謾語、白雲曰、若非永樂遺臣

乎。曾記若祖曲存襟抱。不念我。念若祖。時類異之。採囊。耽。詠。弄。研。響。詩。句。示之。蓋集中曾載此詩。且宋元度牒具在。則僧臘幾多。計矣。主事乃歎服。

論曰、杜子美孫、不傳詩。傳誦學。誦學中不忘忠孝。祖所詒也。祠仁廟棗監圖。頭佗頑欲蒿歲爲尊乎。則何不從白雲。數白年度牒也。

長橋老子　龍華寺僧仁

長橋老子，不知姓名。爲西湖之東南長橋，有小剎，爲之打齋。欲以備嘗習懺悔，堂誦經，便以爲佛法在是。脚者邊以爲禪機。于一日獨其所知曰：吾臟腑不潔，索挽西湖水濯之。所知以爲戲，嘗以詢焉。老子曰：一付軟淨肚皮，來帶着吃了和索索不淨。所知獨以僧家上堂室誤，不布意。須臾獨閉一室，引利刀剖腹，而不甚澤，手出其五臟六腑，置几，以布袋得訖，啓戶臨湖，細浣之。比時驚啟驚閱來視，老子神色不變，語笑如故，手盛臟腑歸室，告人曰：我不過振衣衣而起漱，辱不潔家。莫下作羣事，泊泊而爲，泊泊泛濯濯，歸於下。

身。燒。却。後。再。上。乘。于是復還皆腹、引纖徒綴之、拱手謝眾。登。榻。坐、呼。佛。者。三。遂。瞑。

荊州龍華寺僧仁、金陵人、七歲出家、不習咒梵。每語必及人情。士大夫不及其論禪。樂聞諸及情語。預知歸壬午三月之九、遍訣所知。跨入塔。封閉訖。越五日里黨共啟之僧不可殺。怒心出僧。答。吾問僧。不能。答、和。僧。死。然。者。也、爲。撒。看。者。三。拱手曰、吾。識。者。來。君。耶。免。去。蕭鬱、僧曰、此。刑。官。救。耶。日。啟。

論曰、棄假作真。難之。意。不。誣。也。禪門云。析。還。骨。肉。寧。有。之。乎。僧仁入塔五日。啟。之。死。者。仍。活。寧。有。之。乎。

斗毋老僧

斗毋老僧不知何許人善斗毋法景泰中徐有貞嘗就教築張狀法提成性謝僧曰吾有異學乎曰能斗毋法僧曰子所傳有誤為止六七字誠曰可以衛身矣度七月難至臨難棄法想老僧無足淺有貞以罪下獄且不測亦便如法存想是日風雷大作拜見七豕奔啟上怒不得所在于是太史奏斗星不見尋武功奉敕戍金齒便道謁僧飯有貞引至小室究紙窺之見七豕偃卧曰非老僧降北公不免矣有貞謝問信所學不如僧

論曰斗毋說近荒恐不足信近楚中來讀旦曰識有之

復旦能光知隨手判去訖。日不標數，而不厭謝。有書六頁，約二三千字，以爲得傳于閩之林姓者。居室如常，數千里外邀之，如响然，亦不止斗母法。曰：吾能晨昏日而視影，知覔影光明不渾，便心智靈識。初亦不知其驗也，積而驗云。辛亥，當事以聯額乞，而辭以試驗，投歸之眉此。或云：復旦係守宣子，字晴青，如旦、晴二字。或生疑後，竟以二眉稱。

冷謙

冷謙字啓敬別號龍陽湖廣武陵人元中統初與邢臺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無書不讀尤深于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善鼓琴至元間秉忠仕元爲丞相謙亦修儒業嘗遊霅川與故宋司戶趙孟頫同觀唐思訓李將軍畫頃然効之遂得其法又加精焉遇異人淮陽授以中黃大丹傳張怡真之旨元末則有餘歲矣顏如童孩值紅巾之亂避地金陵日賣藥市中神効高帝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述謙有友貧求謙以其術濟之謙曰有亂金二子可有也多取不祥因就寓壁畫一室室有戶一鶴守

之。令其人叩戶。戶忽開。入見黃白委地無數。其人狂喜。忘
所識。盡力攜取。而遺其路引。他日內藏失金。藏吏以引聞。
部遣引捕捺之。同泠謙。謙教我。併逮謙。謙中途謂逮者。渴甚。
幸與我一瓶水。既飲。輒伸足瓶中。身漸沒。祓瓶口。拱手去。
逮者驚懼。以允矣。謙瓶中曰。第持瓶上前。上潯瓶呼謙。輒
應。上曰。出生汝。謙對曰。臣罪當誅。不敢出。上怒。擲瓶無所
有。瓶破。每片呼謙。謙皆應。自是遂不知所往。上命搜。籍。錄。
庫。米。有。贏金二。久之。人或見謙武夷山中。
論曰。按祝允明叔仙奕圖。稱謙于元至正六年五月五
日作此圖以遺三丰遐老。遐老者。即所為張邋遢也。道

永樂二年四月、張以此圖歸太師淇國公福。所作奇哀異沼、林木屋宇、種種軒榭、渚中荷花艷發、群仙姝遊戲其傍、張題云、天朝。錦繡。新居。有。畫鶴。之。趣。隱。壁。仙。去。予將訪君于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誤之凡流。故識此年月云云。蓋此題。以。明。初。追。記。元。蹟。而。所。謂。畫。鶴。之。誣。則。協。律。時。事。三。和。者。天。下。寡。不。可。謂、無。三。和。所。欲。追。隨。時。及。者。哉。

張中 見國畧

張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應進士舉不第遇異人授以太極數談禍福多驗常戴鐵冠人稱鐵冠道人高皇帝下南昌以參政鄧愈薦入謁且爲帝望氣曰俟之應千日又曰南昌旦夕災然柱存耳衆降將祝康等反已誅友諒攻南昌急帝問之曰勿遲丙戌圍解今去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衆丙戌友諒釋南昌戰鄱湖中丙癸風獲勝亥子友諒中流矢死中大喪本賀上不信縛中水火以俟中請出死囚持牲酒祭大徃哭之友諒衆死諸軍來勝氣百倍中狷介寡言與語稍涉倫理輒他辭亂之居都

下數年。常爲上作鐵飾歌。以測國運。祕見中山王朱遇時。決其大貴。既而上待功臣嚴正。微聞中〻同。公兩勸如庠。當令終。一日忽投大中橋下死。不得其屍。已潼關守吏上奏。曰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與投橋之日合。元史成、帝親覽中十事。命宋濂作傳。先是吳元年、有海寧貢國器者、與冠鐵道人同遊向下、適太祖微行、三人同罵、太祖凭斗假寐、國器視天語道人。帝星臨斗矣。帝微聞、昂首觀之。鐵冠曰、尚離尺許。上大驚、明日斧名之、問以國號年號。各對皆帝心所默定者。國器有弟子、欲學其術、不與傳、乃候其遠出、去破其筒、出所藏秘書盡、而國器忽自筒中出。

怒。比。之、弟子。服。服。

論曰、太祖師行時。有鉄冠周顛。青田不足道也。國器箇中物、與冷謙張中輩。然是五行遊。然古無以此術啓土開疆者。庶一見已。竊弄造化、而況大此者乎。按鉄餅歌中、有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裡遶。火裡者寔事。然者傳誤識也語。并傳聞之。先見之奇矣。前有龍馬而塹之对、首署震揆王占、前燈花、平反躁、賴多奇中、上初以鷄鳴山刹宇高、或賍大内、語亦發、鉄冠知之、語僧留鄭良術。可無疑、果遇迎哀經、上問何以知吾意、曰鉄冠言之。遂疑此事。

周顛僊雲道術吳道
吳劉五關希言

顛、無名、周姓、自言建昌人、年十三四、便乞食南昌、人爭顛之、已而凡郡縣長初至、必謁呼。吾告。太平。以其顛。不爲意。元末天下大亂、偽漢陳友諒、以兵取南昌、顛不知。但不。作告太平語。及王師入南昌、於東華門謁上、伏地若有歎言狀、左右曰、此顛也。太祖不顧。去。是年六月、顛來建業、太祖親出督工、復。呼告。太平。視之顛也。於是每出必遇。必呼告太平。無他言。或探胃封物置口中。問何物、曰亂乎。幾何、對曰三分。一日瞷目向太祖、曰婆娘歹。問何以、你。只這。般、只這。般。顛以其煩、命取燒酒醉之。飲無數不醉。明日又來。又如

前云云。命製新衣易之。見背間藏菖蒲一莖。約三寸許。曰、細嚼飲水。可無腹痛。太祖亦為細嚼飲水。是後顛不已。並異之。令以巨甕覆顛。以甕。積蘆。火。熾之。薪。盡。火。消。啟。視也。兀。然。顛在。也。復益薪。更熾之。啟視見烟凝甕底。顛微以首撼甕。撼小水出。即稍無恙。太祖知為不可殺。令寄食蔣山寺。僧來告顛有異狀。與沙彌爭飯。怒。不食。今半。月。矣。太祖親往視之。顛欣來迎。無饑色。既侍上食翠微亭。諭主僧開顛一室。如。三。日。一。閉。至。三。十。有。三。日。不。知食。也。諸軍士爭挾酒肴飽也。須臾吐不受。常同太祖道傍。以手畫地成圈。大。言。你。打。破。個。桶。做。個。桶。又常作歌。曰山東只好立一個

張三手

能致雲雨。行市中。賣雷自給。書劄字於童子手。握而放之。小有火雷聲也。又得沈道清、歸野雲、德清人、能致雲雨。石峯小號嘘也。雲氣發溢蒙享賜、仁宗駐國、賜、以八人之號。而武當道士田光宗者、常三遇張三丰。云。光宗歸白齋苦恭自勵、不火食三年。乃遍遊名山。能先知趙貞吉母歿蜀中、不能一視、光宗曰、請代為視之。瞑目瑜時。醒。為述其狀。貞吉大驚、歎懼。叩之。終笑不答。遂別去。

論曰、永樂中。央。得見三丰。哉。三丰。所言。皆道德忠孝之旨也。胡忠安之迹火燒頭託之耳。疑之。耳託之以見忠廟之未嘗有焚也。疑之以示惠廟之或猶遠遜也。要之

訪。三年。是。冠。朝。用之為均州。令。清之為太常卿。與吳印之為布政使。絕不同。即歸儒。而再就官。則仍以三年也。伯華貯雷于掌。道清納雲於瓶。與道德忠孝同異。按閩防者以詞翰客李景隆府。辭蓑笠二物。曰居家不出千日。當自福。須披蓑頂笠。遠遁中呼我。可得生。未三載餘。果文狼興。聞李府防潑圖。如法呼之。得地生數。可嘆。殘盡而禁祀。明曾孫秀。嘗出所藏蓑笠示。桃福因載。不書同溪昭華。

趙應童　羅天祐　卓晚春　卦和尚

趙應童、自洪武初、人已見其乞食應城中。披百結衣。繫瓢杖頭。懸葫蘆。出青藥治病。人莫知其年也。應童者其自稱老無不嬰孩也。邑中叟九十餘、言幼時便見應童。貌如是。至今無異。但見其髮黑白不常。時或剪留寸許、不旬日即長尺餘。天雨雪。露坐其中。去之丈餘無雪也。溽暑中向赤日卧不汗。應童月居應城。不遠出。應城人遠來者輙見之。襄。鄧。荊。岳。間。嘉靖中遍辭市人。吾行矣。忽龍虎山張眞人以舟迎之、既至求長生術、應童無所言、居數月、眞人怒歎之遽死。出瘞。棺輙啓。視之。一竹杖而已。

入羅天祐、洪州人、

遊長寧寺、若顛若狂。常隱語。盡鄉榜姓名。封以寄人。撤棘後盡驗。後入成都、坐化。車曉春、莆田人。生于嘉靖間、有號無仙子、又曰上陽子、人呼為小仙、幼孤、行乞、八歲善筭籌。指上千億不爽。言休咎皆奇中。不識字、十四能詩、十六善草書、唐順之為作小仙草書歌。當道召之、輒與抗禮、有所受分施人。卒遂逝。冬月履霜露宿不上。著黑麻襦、猶加青紗帕而已。日走浴溪溪、飲水十數甌、同漂戒紫金丹也。甲寅歲、託言北行過江橋、路人曰、橋不折。莆陽缺丙辰橋折而賊陷莆城。後脫化杭之淨慈寺、卦和尚者、宋平人、居東陽山巷、歎八要皆死、壽百六十歲矣。能先知。凡來相訪

自其家出門。卦即語其妻急作飯。〻其〻。或語庄客。某日有盜至、戒之。盜果至、卦先避庵後山高処、盜擔滿過山、忽眩患、不省。若被拘縶者。日出。卦視之。群盜如夢覺者。皆叩頭頓還竊物故處。卦縱之。

論曰、余甲戌遊江西南昌、見東湖長橋、有頭陀拜石。往返橋畫而止。無間晝夜。寒暑風日。雨雪。豫章紫石、理脆、初之合抱、久之如綫、則更一石。歲十餘更云。無所求。亦不聞声作一語。或問之、則點首。及揺手。二像。而。已。一衲百補。無裡衣。露頂。出足。髮盤結如氈。如此困瘁。面。圓。滿。氣。充。講。如被酒。醒。薰、然。不占食。數日不死。去之食。〻

餘置橋欄乞者亂之。日為常。聞倚欄白眼向人。移刻又拜。居人云拜如是四五年矣。聞有人見頭伏拜小石亦若干年。余歸後。晤豫章人。言甲申之前。一夕忽失所在。不知所之。蹤跡與應童小仙頗相似。然應童藥人。小仙言休咎。天祐及計和尚但先知。此學近習之者多矣。而拜石者不知何故。

周玄真

俞震齋

周玄真、初從嘉禾紫虛觀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弟也、授玄真致召鬼神之術。能咒妖狐。驅蛇鬼。尋受莫君實大法于曾桂孫。雲川人步宗浩都得呼雲役雨術於莫沾一。玄真復從宗浩受之。自是雨暘怫若。郡縣請禱輒有奇應。洪武元年、京師旱、李善長迎玄真致禱冶城以株書鐵符。投揚子江中。波濤遽興。玄真夜半。斗下。有。神物。躍。冥。電。繞。壇。既。擁劍上壇。召風師雷伯督之。俄陰雨翻盆。大風拔木。玄真曰未也、至。明。晨。黑。蛇。蜿。蜒。見。西。方。雨。更霑。足。上召見武樓。訪雷霆所以神之故。對曰天。地。陽。陰。二。氣。而。已。

因其運轉試有神之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人之天天人相參本同一理上悅又命裘希沙人精五雷祈禱術間時有黃天雲蒼住持压福觀亦精此術洪武二十年閩中旱召二人禱雨東西二壇分書朱墨二符書已各投朱墨二研於水缸中須臾雨至雨赤墨分東雨黑齋居里之三官堂一日有老嫗來謁曰某山母龍也行雨失律被在日下望法官相救命曰能幻形小之乎嫗作蜈蚣投盂中覆以令牌端坐俟之須臾暴雷雨旋擊數遍過午乃息盂蜈蚣復化為嫗謝去每一年六月輒來一謝則暴風疾雨由南而北人曰龍姑朝命云

論曰、天人合一之說。理之至正。最真。所謂誠之不可揜者是也。即如致鬼如乩。占以扶之者為靈。蠢則又留。允以人之解。龍姑之幻。近小說家。不足信矣。

張正常　鄧仲修

張正常，字仲紀，天師四十二代孫也。漢留侯後，留侯九傳為道陵，建武中，有江州令，棄官入山，道成，於三五斬邪雌雄劍二，陽武鄧功印，授其子衡，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昇，壽百二十。天寶中，勅贈漢天師，宋元皆尊其道。歲辛丑，太祖取江南，正常遣其使上箋陳天命之符。既即位，名見帝，曰：天豈有師哉。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銀印，視正二品，設贊教掌書等官。於時天師稱為真人矣。二年，上將通誠天帝，特召入朝，上致齋三日，御袞冕服，親署御名于章，勅太常設樂，手授章

禮成、錫金幣、寶文襆、群弟子等列賠、賞賚有差、明年、封贈其父母、四年、復召其弟子鄧仲修爲輔行、賜食禁中、十年、代祠嵩山、既事、來于宇初、常傳正常於天心水月樓觀雲霧西北起、中有金扉洞開。五色晃耀。護衛天神。錯伏森列之祥。授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大真人。十五年、奉命建玉籙大齋于紫金山、十八年、禱雨神樂觀、應。永樂中宮陪祀天壇、編修道教書、六年來、命、就朝天宮、建鶯楊玉籙大齋、有慶雲覆壇。眞鶴交舞之瑞。七年、命傳度法籙、勅誥仙人張三丰不得。一日以印劍授弟宇清、書頌而逝、誥授宇清、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大真人。十二年、

奉命就太上清宮建金籙大齋、升龍見瑞。十七年、命治瀾中潮患、書鐵符、戒弟子繼救水。水退已、仍修玉籙大齋、休徵屢顯。宣德中加封、賜崇謙守靜洞玄、六字、卒而正常嫡孫懋丞嗣。懋丞通儒經、敏慧能文、善書。嘗經山澤、或謂壞木在前、請開道。懋丞曰。行不由徑。頃之、烈風拔木。行無礙。遊華蓋山、祥光夜現、天燈星布。洪武中、曾隨父入朝、被正一嗣教、崇修玉道、祿素、演法真人。正統初勅建大師府於朝天宮內、居之。傳嫡孫元吉、元吉自正統至成化、累加清一嗣教、体玄、崇默、悟玄、通真、闡道、弘化、輔德、祐聖、妙應、真人。元吉椽嘗礫城。有法力。然為人深暴貪恣、屢殺人、至四

十餘 莫敢問也成化中其族人留煥奏開坐讓遲妻子當
流刑部尚書陸瑜因言元吉先世無功于國無補於民宜
絕其除封籍扶屬徭蹤之無令印行符籙誑惑斯世并燬
其府第并所改向晉都目諸人上 如擬伏符籙卒不廢元
吉亦竟出獄卒玄慶嗣博學能文長詩畫成化中授正一
嗣教葆和養素繼祖守道大真人弘治三年夏雷擊謹身
殿柱乃建祈謝醮于欽安殿感天花慶靈之祥已建保民
大醮群鶴舞空卿雲凝蓋卒彥頨嗣弘治中授正一嗣教致
虛沖靜承先弘化真人正德元年入賀上問神仙可見否
可學否對曰如臣學為神仙者耳頃何足道臣聞堯舜至

今存然恥可學而可見願陛下慕之倣之車駕南狩召除
牛首山後湖一妖磔妖死扈駕還京嘉靖改元入賀上賜
問以清心寡慾對二年加封正一嗣教懷玄抱素守默葆
光履和致虛沖靜承先弘化大真人已禱雪內庭有應奉
命建金籙大齋于內皇壇白鶴遶壇卿雲捧月既還山上
遣行人特詔召之稱卿不名會宅燬詔爲作治給事中黃
臣諫且曰昔者欒巴噀酒止火彥頨宅燬陛下又安
用治之上不聽彥頨卒詔如列侯例錫卹典傳永緒爲四
十九代天師矣世廟所命名也詔授正一嗣教守玄養素
遵範崇道大真人嘉靖末年以 淫荒死無子隆慶初言官

論張氏匹得比孔聖求諸荒矣人非真矣以後乞革去正一眞教尊號不許世襲止許以提點供奉祀詔許真人名號以商國祥為提點鄧仲脩者臨川人入齋上清宮為道士探中天根之穴及抽添沐浴之候忽遇異人入仙巖不上出青囊靈書授撰閉陰陽魔作鬼物之法又從隱者金志陽傳性命之說龍虎大丹之秘洪武初詔中書徵有道士六人仲修與焉京尹請禱雨入室凝神而雨隨注

論曰留侯圯上得書祠石辟穀而從赤松本當以術顯當時而後裔之傳之者稱張道陵係中興名師改為驅邪役鬼今行者或以荒淫救人而不為神之所不許大

抵挾村古歟。如。五。伯。之。稱。王。命。誓。拜。群。服。心。疵。而。法。在。也、而。亦。以。此。孔。氏。世。家。似。僭。相傳茅山道士張明僕字沖符。酉戌後為海中消息、事不就卽死獄、則無。教。人。稍。涉。儀。者。

又曰浙於潘為通陵生處宗南劍太守林積。以其為五斗米之後收獄、免髮封迄元始盛當青龍主。嘉靖十七年真人朝帰泊彭蠡湖之星子縣、夜半雷雨失佩劍。佩。劍。毀。一。人。真。人。之。不。能。自。衛。如。此。

麻衣姑黃仙姑

麻衣姑、任氏、山西汾州人、衣襤褸、不願字人、披麻衣、隱于石室山、家人求之弗得、後有人見之、或以淨瓶乞水、得水即雨、俗謂仙姑所也

黃仙姑、名正覺、其先蜀人、世居石門縣之國山、生而有紅光紫芝之瑞、長好靜默、一日登山、遇一婦、授草一葉、食之內外、遂絕火食、求山中一穴居之、修息十年、家人逆之、則見群豹守穴口、樵過此、有虎咆哮前、惧、不入、四方敬謁以善心至、姑必見、應答如響、叩以未來、一一神驗、楚華陽王承爵以姑在境內、致齋表言、遣中使三迎之、既至、王問

道對曰、忠君孝親、道之本也、修身齊家、道之常也、清心寡欲、道之甚也。王曰、欲受教、辭去、世宗聞姑名、命禮部尚書顧可學致之、固辭、復使錦衣千大任候之、辭益力。且曰、公代天運化、不求賢士、乃索女流、史冊有書、後世何觀。大任慚然而退。明年世宗崩、姑于三教百家之言、無不涉貫。人謂其再來不昧、靜中生明、稱之曰瑞仙。

論曰、正覺宗旨、與麻衣洞處稍近。顏正覺所言類得道者、非詭誕之所為也。不求賢士、乃索女流、辭色亦即所以獻規訓仙姑、而與永隆何如。

陶子成

陶子成、金陵人、居杏花村、有術士用江右來授以五雷法。仁宗監國時、屢致禱祀、輒驗、賜以珠禮。百官過其廬必式之。一日宮僚以喪將葬、雨、請子成禱霽、子成不可。其妻勸之。遂問定期。曰卯。午。曰吾。令雨。時。和雨。怒者。請益。復益一時。明日大雨。獨三時。霽。

論曰、禱雨從〻然矣。止雨不聞也。而挾以三時乎。亦在五雷訣中乎。

王士能 邱道人

王士能、山東濟寧人、初居海州、人稱海上老人、生元至正中、至憲宗時百二十歲矣、嘗訪道蜀雲山、見石牀上一老人、披毡衣坐卧。啖乾麵。或掬澗水一二升。其顏如嬰兒。亦啖士能。味大苦澁。如是者三年。士能領秘授還居其州。日啖麥三粒。水一甌而已。濟寧指揮王宣、故海州人、曰吾祖嘗言先世有避人棄俗入山者。不知所終。翁殆是乎。其世。果悲。指揮朱顯疏於朝、憲宗勅守臣安車載京師、御書誤、作、士、寧、遂、以、為、賜、名、云、還居濟寧、攤拳卧榻。外。無。長。物。杖瞰望、嵩蘭姑教、無所與、邱道人、蜀人、不知其名、弘治中、

至慶陽年六十餘矣披衲晝夜露坐。邠少年爭來就教。道人。教以不語。撮草示人。若視人病。全病人張目噓氣。審其可爲。則目諸弟子前置飯。道人出鉄尺撞飯上。默誦呪已。起尺摩病人。瘥矣。不可爲則指示死期。不爽。不取人錢。活一人取尺布補衲。衲完弗取也。善飲水。鄉人忿與之。多輒盡。冬月。嚼冰。咖冰。冰声、少頃。面。赬。若汗也。有老人患瘍。踣曰火、求道人。道人書曰。祟也。若嘗聘某家女。以其醜而悔盟。女慚。縊死。此其祟。而老人大驚。頓首。爲三日愈之。忽語諸弟子、吾將歸矣。設几三層。坐其上。夜半群霍起屋脊。又有若戈甲士馬聲。弟子環悍伏地。天明而道人死。

論曰、咲趙亦趙子之學也。楊文懿嘗造請、但曰靜坐。泰然。不識數。不卹氣。又云近日與人談。大敗吾事。即道人不語援筆、余文歐陽惡甚、亦習為此。閒息南昌之西山。十餘年。從者十餘人。隨啓廠。買筆墨行之。甲申後不污共與居矣。

尹繼先

尹繼先、陝西臨洮人、成化間、遊南都、髮歲不櫛。人呼為尹蓬頭。嵇。道。睞。年。皮。袋。中。元。時。所。給。也。閱其年、月宗譜。與三百十餘歲矣。而容色若處子。去來不恒。或閉關卧踰月。不飲食。入。飲食之亦不辭。雖多一時盡。客李員外所、員外遣僕入涼、上華請告、繼先詣員外、適。從。闕。下。見。使。者。命。下。矣。僕還、果見繼先關下。客魏國公、畫俱樓、題曰適遊姑蘇詞庭山。公愕不信、尹袖中出兩洞庭橘。曰橘尚未開園也。有少年病狂不治、母大夫人力求尹、尹匕曰非藥石所及也、因令披兩胴相聯、兩足相附。湧泉達於、紹[illegible]要[illegible]

藥也若　少年之惡汗淫匕。除而揆之刀圭。霍然起。於是張生為樓下之談。尹垢詆謂之。生色變。尹謾罵不以意。厭剝其所著悟真篇。生驚服。斯。自掌其頰曰。恨有勝心未降也。遊吳中。吳甘泉者。精數學。倘為尹布算。精思累月。始悟。驚曰。先天。虛一之數。也。其仙乎。何以有此。劉瑾勢敗。尹時識詆之。一月有人訪尹。贈之衣。辭。值其臨留去。尹數日起曰。此終南山人也。知我將遠遊。矣。無何。劉瑾謂尹左道。成之閣。右遇上人裴上。得鐵鶴。吟之。飛去。後入遂以鐵鶴名觀云。

論曰。神遊亦一家之學也。豈勝心得之和与少年對

先此是運氣之法使吾氣歸身而及物如以墨水而水去
以口吹火而火滅但持之不精氣不能歸身何况身以外接
其象為尸布柴有日不積死不能生是則陰陽所不主也也
其象常為淫欲念諫案冤曰冤難必至然未及接而滅已
而果然利日不爽

曹太初裴度

曹太初不知何許人。來吳，傍口戲狐。深目，狀類胡人，大髭髯。苴布而瞽，酒酣，日就市肆，內噪，倩不辭。口想人皮，諸佛前所。記。喝，沐，咸若有所歎，指人目以為顛。又戲問曰：餅果。曰：戲趣坐以果。曰：絶然傾涕，可不復數。曰：不飢。弟子挺之，久不見其所物。叩問，此吃之，藏草椅，皆以百法。太和曰：須戲乎？期旦日，諾，携醒。竟不往。弟子不敢速。忽面大詬，運日夜，弟子伺之，方大鼾，及醒，笑曰：水足乎？可不耳。鼾也。始知火如呼臥獄之。自是避危辭厄。至其所，默笑吃，而有所考校然者。患息久之，語弟子曰：吾不敢抑……人難……

汾城朱王且從彰凹。唯默存備之。候至歲暮、
不知所之。
裴嬰、吳市人、忽有所遇、一旦遺其妻去。舉室中蕉籬粗具。
悉委之。備牧焖。深匿無所爲。人始以道人稱之。坐困野庵。
累月不起。亦不見其飲食。叩之不應。去山中、張氏道宮、安焉。
偶言後事多驗。已何化去、
論曰、吳先賢贊曰、尸蓬顯、曾太初事、故老言之甚數。裴
則近事。人多識之。言其初無甚異也。而忽若有悟。如此。
古傳不死。果有其方歟。

壽岳山長賀

壽岳山南直向谷人、落魄舞顛、若不解人世者、為里中擯逐。黃册及期莫措一字、里正督之甚急。一夜、就隱跡而逃、但留數字筆管中。人始知其仙去也。後鄉人每遇之深山窮谷中、賀長、正德間、嘗偶雲夢門。計百餘歲矣。獨居三十餘年。一日謂鄰人、吾死矣。旦啓室視之。無所有。

論曰、去來唯吾矣。

李斐子 梁人道

李斐子。不知何許人。隱武當。不火食。日啗麥麩數合。見人輒長揖。問之。大笑。問所以。不答。如是二十餘年。嘉靖末。朝辟召。不應。時有太學生毘山柴某。晦其迹。棄家從斐子遊。斐子一日徧辟山中化。柴坐屍解。柴稱道人。更入伏牛山修道。後二十餘年。復還武當。訪小毘仙。遇靖江王施毘金。毘納之。道人曰。吾獨見數千里。見毘。毘溷人食。恥。掉頭去如。毘聞之。尾至光化。見道人步履如飛。目送慟哭返。

論曰。斐可食金。不可食。隱而不見。學道無餘義矣。李不應朝辟。毘受王施。隱顯之間也。

馮都長

馮都長、貴州貴縣之大族也世有一人稱都長云召風雨鬼神虎豹言人禍福無不驗自蒼梧上至南寧率敬信兩廣諸猺來之屯謹皆以祖父呼之嘗奉趣師命撫安殘邑、每月朔望大龍山熟猺、各奉香錢、納其家、其神異者率無永年至四十上下、非繼即溺而死、後遠近即奉之以為神蓋祠于縣之北門者十五六像矣祠有宋元碑記弘治間、鬱林州賊李通保、假稱馮都長作亂旗幟皆書馮氏其徒梁通見通保、黃袍冕旒、所居皆金碧宮殿、遂蠱惑聚衆數萬人、官府不能制、兵農乃詣請都長、都長皇空作鄉語

刺。〻。有。咱以。知。瘧。擲。壺。訖。還報吾祖公在無恙。今宦子時尊食。丑時起。當遇賊縱火。將風逆。臨伏。風逆。燒賊。〻。大潰。都長單騎馳而呼曰。我真都長。假者速降。斬獲無數。亂遂平。又嘗單東直入木山崗猺賊穴中。衆羅拜受欵。都長致渠魁諭之。汝却不可赦。渠魁伏地曰。不敢愛死。容我訣家中一日。輒縱去。至期不果來。衆危之。都長曰。勿過明日。果至。渠魁言。吾欲叛約而歸家。大魚泡嘯。禁不可脫。故來。都長時年已四十餘。知一日將自縊。親友畢集守之。語其男以候甲。捌死三年。男以有難可回東南。呼我都三。我為救男知。守之數日。稍懈。竟自縊死。後其男出賈。果有水厄。如

法呼之、而同販之救者至、云晚有一人來報、候其有厄、故急棹至此。

論曰、撫安踐尾、與智中之代服畜獸同功、但非神非鬼、又非妖怪、持正伏邪、本不能盡、俱屬難解。

望氣道人　來道人

望氣道人、不知姓名、善覩氣色。所言吉凶皆驗。崇禎中寓都城東直門漢壽亭侯祠、有錦衣張指揮夙與善、甲申二月中旬賊信未嚴、道人力勸張速去、張不肯、及聞昌平兵變、又勸挈家南行、張猶豫、城陷、張始皇皇問計、道人曰、所言不用、至此無復可為矣、因指空中鳥示之、鳥忽墜地。曰、即何處避。急歸、賊兵已有其宅。數日同諸武職死西市。

來道人、蘭溪人、不詳其名、學方術、嘗用戲人、明季乙酉、龍虎山張真人朝南京、自浙還山、過嚴陵七里灘、忽旋風怒

舟、舟欲覆。其人久之知道士、指曰、此必來以術愚我。仗劍諂道士蘭溪。道士曰、偶然耳。乃罪吾風之此。遂別。又、嘉興人吾登塔七層、層有遊塔士女、咸來搭吾肩背與笑語、人不信、偕至塔試之。道士登塔、時春遊頗盛。擧少年、從地觀之。果能達。甚。未竟、天大雷雨。道士急將所物圖書八封瑞重其中、頃時雷雨止。道士將左足、向巽門、先探出寸許、忽空雷一聲。十擲碎。之碎者高丈餘、道士死。

論曰、望氣則可、戲人不可。邪與正之趣也。二道之得失見矣。